

活著就有希望！樂天派漸凍之旅

郭玟妤 文

2019/05/12

以下影評含有部分劇情，請斟酌閱讀。

身患重大疾病，個人形象就該楚楚可憐、被人同情嗎？改編自真人真事的《三更半夜居然要吃香蕉？》，是一部以喜劇方式赤裸裸呈現「身障議題」，描述肌肉萎縮症患者與看護志工彼此生命交織、碰撞的日本電影。即使主題沈重，故事主人翁鹿野靖明（大泉洋飾）卻無法令人心生憐憫！伶牙俐齒、得理不饒人又任性自大，鹿野的形象完全顛覆世人對於身障者的想像。然而，反骨的鹿野卻被人深深喜愛著，身旁更總是有一群志工悉心照護他的起居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半夜要吃香蕉？享受人生的身障者

自小罹患肌肉萎縮症的鹿野，全身上下只剩嘴巴與手指可以活動，卻只要出一張嘴，所有的志工便會幫助他完成吃喝拉撒睡等等大小事，就算半夜想吃香蕉，志工也會專門跑一趟超市，為鹿野送貨到府，生活可說是被照料得無微不至。個性乖張狂放的他，有次一名志工來電，以「想去幫助真正有困難的人」的說詞求去，並表明鹿野很享受人生時，鹿野理直氣壯地回嘴：「我難道不該享受人生嗎？」便憤怒掛斷電話。奇怪的是，儘管行徑再囂張，鹿野身邊依然有一群志工「擁護」，不離不棄地和他攜手走過好幾個寒暑。





任性自大、行徑囂張的鹿野，何以召集一群人照顧他的生活？（圖片來源 / 截圖自Facebook）

直到某天，新志工美咲（高畑充希飾）的出現，攪亂了原本平靜的一池春水。鹿野對美咲一見鍾情，決心使出渾身解術將她追到手，而鹿野展開的第一波攻勢，就是請志工田中（三浦春馬飾）代筆寫情書。但是鹿野的行動，對誤打誤撞加入志工團的美咲造成莫大的困擾。

原本只是想和志工男友有更多時間相處的美咲，剛見面時便對鹿野的任性感冒，後來甚至收到男友田中代筆的情書，無疑對鹿野的印象大打折扣。美咲起初非常討厭鹿野，她不理解志工為何一定得滿足病患的予取予求，更不明白田中為何寧願照顧刻薄大叔，也要犧牲兩人的約會時間？而田中除了吐出「病人需要幫助」的薄弱理由，其實也說不出個所以然。

電影進行到這裡時，劇情的安排如同回應觀眾「身障其實很享樂？」的狐疑想法，開始以美咲「不情願」的視角切入，帶領大家進入鹿野靖明的世界。美咲滿腹的疑惑，也在兩人朝夕相處之下，逐漸獲得解答。

照護是相互成長 活著就是會不斷互相添麻煩

經過一陣子的相處，美咲開始明白：「病人與看護」的關係看似單向的付出，其實是相互成長的過程。

立志成為教師的美咲，在聯考當天因身體狀況不佳導致成績落榜，最後成為了沒有大學文憑的打工族。然而，美咲卻以「教育系學生」的名義和醫學系的田中聯誼，甚至編織出一段感情，這對出身醫生世家、重視名譽的田中來說，是個難以接受的真相，兩人的感情路也因此出現不小的阻礙。

「說謊有什麼關係，讓它變成真的就好啦！」正是鹿野的鼓勵，使美咲重拾起書本、也重拾了信心，最終達成自己一度放棄的夢想——美咲成為了一位名符其實的教師。





透過長時間相處和相互理解，美咲和鹿野的關係已不是單純的「病人與看護」，而是彼此生命的戰友。（圖片來源 / 截圖自Facebook）

其實，美咲一開始對鹿野的回應很意外，甚至因為受到重症病患的鼓勵而有些不知所措，鹿野的一句話：「我們不是朋友嗎？朋友本來就應該互相幫助的啊！」則同時點醒美咲和觀眾：人與人相處本就互相，「病人與看護」的關係亦是如此。

另外，縱使身體狀況宛若風中殘燭，隨時都可能熄滅，鹿野依然對生命保持熱誠，每天為「考取英檢二級」認真學習英文、並堅持著「到美國一遊」的夢想。後來他和美咲更成為戰友，兩人一起溫書，共同為大考成績努力奮鬥。

雖然個性跋扈，但鹿野善良、坦率、為人著想的特質，以及鏗而不捨、不為情勢所困的態度，使鹿野的志工不以照護工作為苦，反而自願陪伴他認真度過人生的每一天。

鹿野和志工的關係就如同一個大家庭，但是他真正的家人又在哪裡呢？

「愛」驅動的勇氣 是羈絆還是禁錮？

其實，鹿野自23歲離開身障者療養中心後，便在不依靠家人與醫院的情況下自立生活，並由自力募集的志工照護生活起居。鹿野的目標是創造典範，使大眾認知身障者自立生活的能力，「人家說我的生活方式是身障者的希望！」因此，他拒絕所有來自家人、醫院或安養院的幫助，每次母親造訪時，鹿野都會惡狠狠地和她鬥嘴一番，想辦法盡快趕走母親。

像鹿野一般自立生活的身障者實屬少見，另一部傳記電影《愛的萬物論》正恰恰呈現出漸凍人生活的另一種樣貌。《愛的萬物論》劇情圍繞著物理學家霍金（Stephen Hawking）和第一任太太潔恩（Jane Wilde Hawking）相識、相戀、結為連理、養育家庭最後和平分手的故事。潔恩從決心與霍金共同面對病情開始，在丈夫、家庭、學業蠟燭多頭燒的情況下，努力維持正常生活，卻不免顯得焦頭爛額；兩人之後又經歷了無數風風雨雨，最後決定以離婚收場時，潔恩的堅毅從未改變，但20多年來病情帶來的考驗，幾乎將她的色彩消磨殆盡，徒留滿

滿的無奈和惆悵。

我想霍金和潔恩的故事，其實是鹿野最害怕的結局。他曾說如果自己依賴母親：「她的人生會只剩下看護，而我希望她擁有自己的人生。」究竟「愛」要有多強大，才能禁得著病情的煎熬？「愛」究竟是繫緊彼此關係的羈絆，還是禁錮自由的囹圄呢？鹿野開始自立生活的原因，便是想反抗社會普遍認為「照護身障者是家屬責任」的成見。而他守護母親自由人生的方式，就是拒絕來自母親的任何好意。



潔恩和霍金分別後，兩人各自活出精彩的人生。（圖片來源 / 截圖自IMDb）

每個人都該擁有自己的人生

如同鹿野堅持的，潔恩似乎也是在離開霍金後，才開始有了屬於自己的人生。然而，「擁有自由」絕非和「照護」完全脫鉤，美咲花時間與鹿野相處、照料鹿野的決定，亦是出於她自由人生的選擇。鹿野是美咲在人生漫漫長路上並肩前行的夥伴，「照護」對她來說，與其說是一種責任，更是互相扶持的方式。

因此，當田中因衝突和美咲及鹿野兩人漸行漸遠，又在之後反過來質問美咲：為何要對「照顧鹿野」如此投入時，他的質疑也同時向世人對待身障者的心態，搗了好幾個耳光。「同情心」促成的關照，和「作為夥伴」的關照是完全不同的，田中和美咲兩人照護動機的差異，已在此時形成諷刺的對比。

然而，無論是鹿野或霍金，支持他們的從來就不是「同情心」。對他們來說，生命本就充滿希望。





自願照護鹿野的志工不是因「同情心」聚集，而是因為珍惜鹿野樂天的生命力。（圖片來源 / 截圖自Facebook）

一如電影以「天氣」作為轉場，生命的考驗宛若陰晴不定的天候，同樣捉摸不定、變化無常。縱使如此，鹿野和霍金依然堅信：就算風雨再飄搖，雨過天晴的日子總有一天仍會到來。兩人完全不囿限於「喪失行動能力」的事實，盡情擁抱生命、也竭力活出屬於自己的最狂人生。生命並不艱難，因為活著就有希望。



記者 郭玟妤

編輯 陳盈璇



延伸閱讀

職人間的華麗競合 假面飯店